

龙应台的“假面具”

• 时间：2019-09-05 15:55

• 来源：[平原公子](#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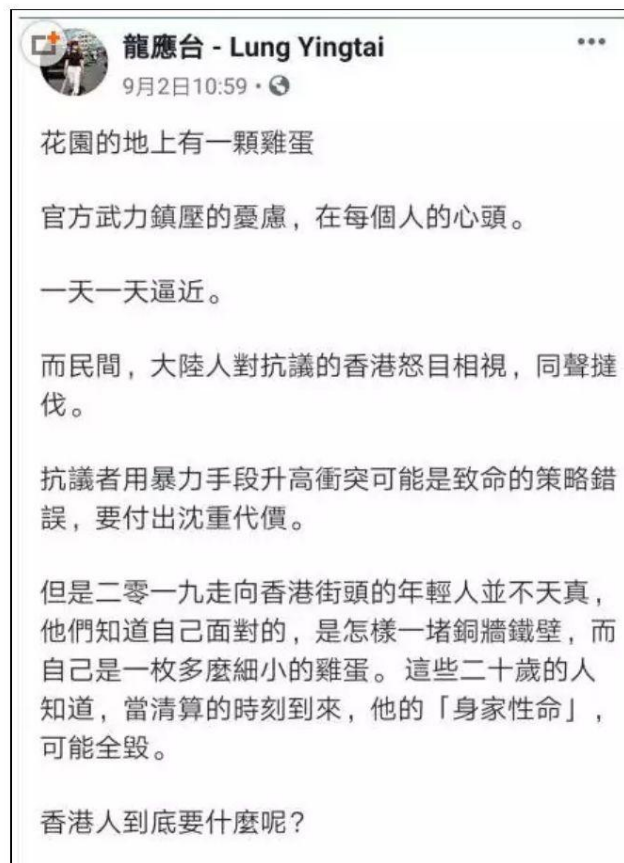
• 作者：[申鹏](#)

<http://www.cwzg.cn/politics/201909/51294.html>

她们这群人，从未真正关心过“小民的尊严”，因为她们和我们根本不是一个阶层，更不是一个立场，她们不可能真正站在“小民”的视角去看问题，她们有着显赫的家世、花不完的遗产、漂亮的文章、响亮的名声，无论去哪一个国家，哪一个地区，都能靠笔杆子和巧舌如簧换口饭吃。但真正的小民不行，真正的小民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，一个先进的制度，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，一个大家都能好好生活的世界，我们不需要那些下辈子才能兑现的“空头支票”。

龙应台女生终究是闲不住，又开始对香港指手画脚，发表她的“高见”了。

她说“香港是花园地上的一颗鸡蛋”，把香港暴徒的行为，称为对“官方暴力”的反抗，把他们偏激、愚蠢、被利用的暴力，渲染出了“以卵击石”反抗暴政的悲壮味道。



她在文章的末尾，居然还以煽动的语气说：

【“中国那么大，只有香港人站了出来”。】

龙应台：中国那么大 只有香港人站了出来

龙应台表示，对公平正义的渴望，对合理制度的追求，对人民参政的要求，是普遍性的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9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，却只有香港人站了出来。今天香港人扯破了喉咙呐喊，很多人是抱着牺牲的决心在呐喊的。你可以说，他们在替那广大的、无法出声的人，呐喊出来。换一个角度看，中国人完全可以对今天的香港人轻声说一句：“谢谢你，请保重，愿青山常在”。

言下之意，她是期望整个中国都乱起来？

其实这个“鸡蛋”比喻并不是龙女士的独家发明，这来自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“鸡蛋高墙”论，村上春树说过：

【“若要在高耸的坚墙与以卵击石的鸡蛋之间作选择，我永远会选择站在鸡蛋那一边。是的。不管那高墙多麼的正当，那鸡蛋多麼的咎由自取，我总是会站在鸡蛋那一边。”】

村上春树是一名出色的小说家，但出色的小说家并不代表他不会放狗屁，因为这句话是没有逻辑的，鸡蛋是弱者，高墙是强者，但鸡蛋如果是个臭鸡蛋，如果是个主动挑事、作恶多端的坏蛋，难道我们也该宽容、理解和原谅？臭鸡蛋自己砸到了高墙上，碰得粉碎，难道还要怪墙？

或许他不是放狗屁，但不代表他的话不会被放狗屁的人歪曲、利用。很多小资文青听说了这句话之后，都把它作为了座右铭，以表示自己是个“温情”的“左派”。实际上他们只是一群自私、伪善、自我感动的“白左”而已，损着别人的牙眼，却主张宽容.....

【“臭鸡蛋不砸到他们头上，他们还是会闭着眼睛装睡！”“燃烧弹、砖头、雨伞落不到他们头上，激光没烧坏他们眼镜，他们自然还会远远地鼓掌叫好。”】



暴徒在深水埗向警察投掷汽油弹。圖源自香港《大公報》

20年前，我上中学的时候，我们的语文读本、课外阅读、考试时的阅读理解，很多都是龙应台、刘墉、柏杨的文章。因为他们文字优美，观点独特，很受中学老师的欢迎。

那时候“中二”的我们，看了她的《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》，感觉很解气，但是时间长了，我们就会发现——龙应台、柏杨这帮台湾作家的通病，他们善于把一件发生的个体上的小事情，夸大到全民族全中国头上去，把特殊性当作普遍性，柏杨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一书，也是这种套路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充满叛逆精神的年轻人看了，确实喜欢。但这种责问、抨击和煽动，是没有事实依据和统计分析的，说白了，只是在发泄个人的小情绪，输出个人的“私货”，从来没有实事求是过，当年轻人成长了，就会发现——龙女士漂亮的语言下，是一颗空洞苍白的灵魂。

他们这群人的理论，你多看几遍，不就是“逆向民族主义”，不就是“河殇”嘛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开口闭口“酱缸文化”，言必称希腊罗马，后来网络公知们把这一套发扬光大，如今已经是人人见之掩鼻，臭大街了。

2016年的时候，龙女士跑到香港大学开讲座，面对香港的高校师生，大谈音乐与政治无关，却又鼓吹《绿岛小夜曲》等台独味道浓厚的歌曲，甚至说《反攻大陆歌》“挺好听”的，台下一片沉默，龙女士问在场的香港师生“哪首歌是你的童年启蒙歌？”

结果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向她介绍：

【“我想起进大学的时候，很多师兄带我们唱的《我的祖国》。”】

龙女士很尴尬，问现场的同学：

【“《我的祖国》怎么唱？”】



结果全场师生给她来了个大合唱——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”。这人龙女士很尴尬，她一来低估了普通民众的家国情怀，二来太虚伪，一边口口声声说着“音乐和政治无关”，一边又别有用心地贩卖自己的政治观点。双重标准的嘴脸露出来，文人的清高和傲骨，就都喂了狗了。

我原以为龙女士这么多年下来，应该有所进步，因为不久之前，也就是2018年，她在大陆的时候，刚刚被大陆警察“上了一课”，当时龙应台沈阳市大街上看到一男子受伤后报警求助。出于“心里深藏的不信任”，她再三督促询问警察会如何处理。警察对她说：

【“我们会叫120急救。”】

龙应台又大声说：

【“您承诺我一定会去？而且现在就去，对吧？”】

警官点头后，车子开走了。



她却仍担心警察不作为，杀了个“回马枪”返回现场一看究竟。于是目击了这一幕：警察已经把伤者扶到了人行道坐在阶梯上，并且问清楚了伤者的情况。最后，几个警察几乎是“温柔”地扶着这个被酒友抛弃而受伤的小市民，上了警车。望着警车逐渐没入车水马龙的夜色中，龙应台说，

【“今晚可上了一课，关于中国、关于我自己的某些成见。”“基层警察的举止是文明的一个指标，很重要的一个指标。”】

可惜，龙女士上了这一课之后，依旧长不大。我能理解，她这种人，生于国民党官僚家庭，早早成了台湾的“上等人”、“文化人”，她这种人，从未有过真正的“祖国”，也没有和“祖国”一起成长起来的经历，她不了解我们唱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的心情，她也不懂得一个大陆的基层警察内心的责任和荣耀，所以，感慨归感慨，龙女士还是那个只懂得“小确幸”的小布尔乔亚。

在龙女士心里，香港暴徒是“弱者”，是一群“学生”，但她却忘了，这群“弱者”正拿着致命武器，肆意欺凌普通人，殴打警察，破坏城市设施，他们需要“呵护”，那么700万奉公守法好好过日子的普通香港民众就不需要呵护了吗？

龙女士有句名言，叫做“我不要大国崛起，只要小民尊严”，我不知道是何等愚蠢冬烘的脑袋，才会把“大国崛起”和“小民尊严”对立起来？在近现代史上，通常只有大国崛起，才有小民尊严！

龙女士的父母在民国生活过，在那个租界遍地，洋人享有“治外法权”的时代，请问他们有“小民尊严”吗？哦，我忘了，他们不算“小民”，河南遍地的饿殍、上海街头乞讨的穷人，才是“小民”，他们有尊严吗？

小布尔乔亚总是幻想有个莺歌燕舞、文采风流、民主自由的民国，他们“文化人”可以有“小民尊严”，却忘了“昆明楼事件”中被美军凌辱的民国名媛们，却忘了北京大学的女生沈崇，更忘了被国民党枪杀的左联作家、李公朴、闻一多，还有被青帮、蓝衣社套麻袋丢进黄浦江的进步学生。

尊严？你给我翻译翻译，什么叫做“尊严”！

她们这群人，从未真正关心过“小民的尊严”，因为她们和我们根本不是一个阶层，更不是一个立场，她们不可能真正站在“小民”的视角去看问题，她们有着显赫的家世、花不完的遗产、漂亮的文章、响亮的名声，无论去哪一个国家，哪一个地区，都能靠笔杆子和巧舌如簧换口饭吃。但真正的小民不行，真正的小民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，一个先进的制度，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，一个大家都能好好生活的世界，我们不需要那些下辈子才能兑现的“空头支票”。

她们摆出一副悲天悯人、反抗制度的嘴脸，假装和“小民”站在一起，只是为他们牟取政治利益，李敖骂过她，说她是“鸟鼠兽”，在走兽里装走兽，在飞鸟中又装飞鸟，其实就是个“蝙蝠”。

我们和龙女士真的不一样，大陆的年轻一代早就看清楚了，所以，龙女士如今依旧没有市场了。

但是她们依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，居然要在香港问题上指手画脚，蛊惑人心。

龙女士虽然头脑灵活，立场模糊，为人善变，但她假面具戴得太久了，就真的成了自己的一张脸了，于是到了关键时刻，她就是这张脸。

只不过，秋天已经来了，害虫们的日子不多了。

【申鹏，察网专栏作家。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“平原公子”，授权察网发布。】